

夜，玄妙如斯。

這是第幾個夜晚？
這是第幾個王朝？
這是第幾個輪迴？

對感受不到死亡的存在而言，時間，早已沒有意義。

她還記得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自己曾經有「家人」、「朋友」，是在什麼時候忘記的呢？一千年前？兩千年前？或許，在她死去的那一刻就忘了吧。

她閉上雙眼，迎接又一次的長眠。

玄山，死者的歸屬、生者的禁地。

有人說，玄山上充滿著被封印的遠古死靈。
有人說，玄山是通往冥界的入口。
有人說，若在玄山中聽見女孩的笑聲，代表死亡在向你招手。

這片大陸上所有的墓園，都設有往玄山的單向傳送門，將那些沒有名稱、沒有家人的屍體經過祭拜後傳送至玄山，並將埋葬超過一百年的棺材也一齊傳送。

而每過一百年，聖教廷便會集結各地的主教，為玄山進行一次大淨化，這個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傳統，時日至今，只剩下精靈族的幾個耆老和各族的帝王們瞭解最初的根源……

玄山，玄妙之山。

每一個在玄山出生的孩子，都有著與異界溝通的能力，其有強有弱，有的人在成年時便會失去這個能力，有的人一直到老死都能夠聽見異域的呼喊，其中，最強大的那些人，甚至能召喚來自異世界的使魔。

玄山一族的能力，讓整個大陸的掌權者為之瘋狂，只要獲得一位玄山人的幫助，就等同於獲得整個異世界的助力。

然而，能力是有代價的，每一次溝通、每一個囁語，都在啃噬著玄山人殘存的理智，更不用說召喚了，所以，玄山人自我封印，他們不希望異界的生命被用作戰爭，也不願自己失去理智。

但，野心家從來無法被阻止，進攻的號角在玄山響起，他們破除了玄山的封印，並希望佔據這座能孕育奇蹟的神山。

那不是戰爭，而是單方面的屠殺，寥寥無幾的召喚師無法抵擋來自整個世界的惡意，曾經鬱蔥的山林滿是屍骨、清澈的河流染上了暗紅色。

她是最後一個玄山人。

她的父母死在村落當中，她的朋友們死在逃往山頂的路途上。她還記得身旁的少年少女們一個個倒下，曾經絢爛的魔法成了他們眼中最後的光芒；遠方響起的槍聲是死亡的喪鐘，她是唯一逃到山頂上的人，那個被認為離異世最近的山峰。

她是最後一個被殺死的玄山人。

那是個黃昏，是太陽剛剛落下，而月亮還未升起的黃昏。她的鮮血滲進了玄山的土壤、她的死亡，使整座山一齊悲鳴。玄山人死後的怨恨牽引著玄山的靈力，將所有能量灌入她的屍體當中，她的雙眼再一次睜開，但如今的她，已不再是人。

那是一個，被記錄在各個皇家圖書館的禁書中的事件，只有各族的帝王與教皇有資格瞭解當初發生的事。

她被稱作——「死亡化身」。

靈力被灌入了異界的大門，從中竄出的天使屠戮了整個大陸的菁英部隊，那所謂的「玄山征服隊」，沒有一人生還。

「當被眾王欺騙、唯一支持和平的教皇趕到時，只見到少女與死神佇立在山巔，而整座山林都已無生機。

『玄山之民，再也不會受到生者的侵擾。』
少女再次結下封印，天使，消失於天際。」——《玄印》

之後的每一百年，教皇便會親自帶領著主教淨化玄山，除了淨化亡靈以外，也是為了淨化玄山人的怨念與當初帝王們犯下的罪孽。

或許也在祈禱著，希望少女能原諒世人。

這是第幾個夜晚？

少女早已忘卻了當初的一切，她唯一記得的，便是自己是最後的玄山之民，她還記得怎麼樣與異界溝通、她還記得如何召喚異界的訪客。

但她已忘了這麼做的原因，在這兩千多年中時而清醒、更多時間在昏睡，她的記憶與現實早已混淆，親自設下的封印成了阻止她出外的屏障，每當她醒著的時候便望向夜空，數著天上的每一顆星星。

在漫長的時間當中，她從各個村子的廢墟當中找到了來自過往的知識，她藉著學習來維持自己僅存的人性與理智，她學會了怎麼使用魔法、學會如何穩定的讓使魔留在現世當中、學會德魯伊的變形技巧、學會如何作為一隻喜鵲飛行……學會在沈睡中忘卻寂寞。

直到那一天，玄山的怨念被完全淨化，少女的結界也因此瓦解，少女離開了玄山，她知道，玄山不再需要她來保護了，玄山之民在亡靈的守護下，永遠不會被打擾。

她在之後的幾百年間遊蕩在世界各地，體驗著生者的生活，她喜歡安逸，但偶爾還是會有她不得不「處理」的事情，每當這種事發生，她便旅行至下個城市、下個國家。

那是一個滿月之夜。

一個由各種種族所組成的隊伍在山坡上紮營。

月亮的光線不甚明亮，卻在他們營地中間照出了一個人影。

山頂上，少女獨自仰望著夜空。

「孩子，妳怎麼會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呢？」

「是啊，妳叫什麼名字？住在哪裡啊？」

發散著佛光的精靈和掛著好幾條鎖鏈的男人如是說道。

「玄，夜玄。在很久以前，我就失去家了。」

這是第幾個夜晚？

少女聆聽著吟遊詩人的歌聲，看著貓妖追逐著異端的道士，一旁的兩個精靈正討論著明天的早餐，狙擊手依舊在樹梢上警戒，魅魔和聖職者不知為何湊在了一塊，帶著一絲虛空氣息的狼人打著呼嚕。

少女拿出口琴，吹起了來自遠古的樂章……

這樣的夜晚，還會有幾個呢？
